

廣 西

猺山兩月觀察記

鍾 魯 榮 著

# 目 錄

## 插 圖

1. 工餘小憩
2. 採集晚歸
3. 竹林
4. 門前
5. 于歸
6. 委禽
7. 四十衰翁
8. 艷裝
9. 羅香麗妹

## 上 篇 概 畧

### A. 地 勢

1. 獠山在那裡,是怎麼樣的?
2. 聖堂頂
3. 森林

### B. 種 族 及 職 業

1. 五種獠人

2. 職業

C. 生活

1. 服飾及裝飾

2. 食料

3. 居住

4. 交通

5. 迷信

6. 外力

7. 其他

D. 能力

1. 利用自然

2. 體力

中篇 制度

A. 村主

1. 產生

2. 職權

B. 分配

1. 土地與森林

2. 節制生育

3. 析產及養老

C. 僱工及租借

1. 雇工與互助

2. 山林田地之租賃

3. 借貸

D. 兩性關係

1. 社交

(甲) 不畏羞的女子

(乙) 到山上捉魚去

(丙) 殺羊歌舞

(丁) 喪葬與交際

2. 婚姻

(甲) 三種的婚姻制度

(乙) 同姓通婚

(丙) 上門

3. 冶遊

4. 易妻

5. 羅運好姑娘

6.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7. 離婚

下篇 儀節

A. 婚禮

B. 喪禮

尾聲

跋語

顧頡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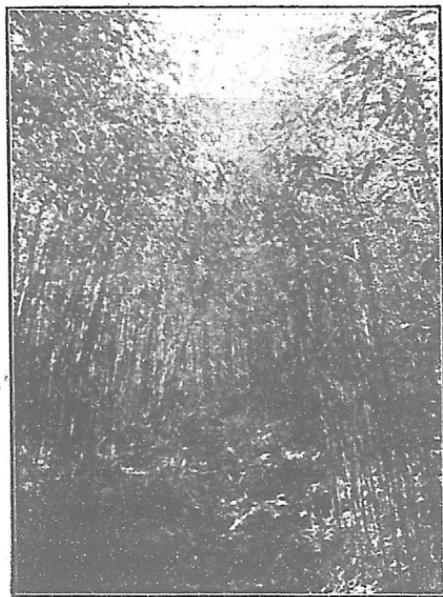


王 徐 小 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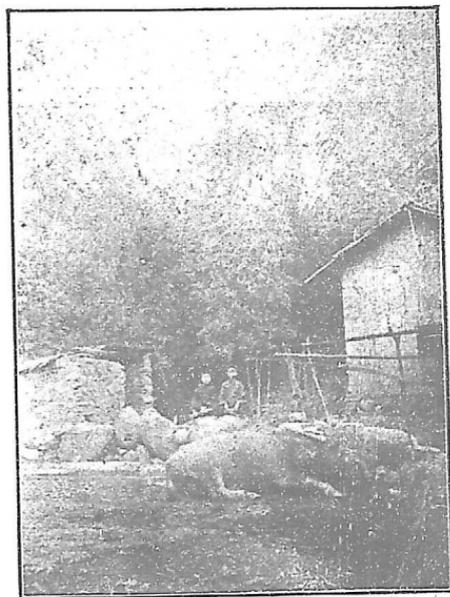


採 集 晚 歸





竹 林



門 前



于 歸  
左 迎 親      中 新 娘      右 送 嫁



委 禽



四十衰翁  
( 姓趙名 *Gung-Sung* )



裝 飾



羅 香 麗 妹  
( 正 中 者 )

# 徭山兩月觀察記

任國榮著

## 上篇 概 畧

向來都很少注意及“ 猿山 ”這個名字，不特我爲然，恐怕許多人也不免如此。自從 1926 年冬間由三江墟到過板猿的橫浦村一次以後，我腦子裡纔有一些痕跡，纔曉得有這一個地方，纔曉得有這一種人類，纔曉得猿山是可供生物學研究上標本之採取。然而居留的時日無多（前後祇有四天），所經的地方又少，而板猿更十分譎詐，不肯對我們說實話，所以知道的不外一些皮毛，得到的也不外白鷓鴣松鼠等一類的普通標本。據板猿說，此外還有一種長毛猿叫做金秀銀秀的，財多人旺，性質兇蠻，做皇帝的動輒宰人以爲樂，我們叫他介紹前往，他把舌頭伸出縮不進去，肩尖聳到耳朶一樣高，表示出十分可怕可畏的樣子來，我們初次到去，辨不出路，認不到人，祇好收拾行

李，溜之大吉。自從這一次探求之後，心目中雖有了一點明瞭，同時却發生了許多疑感：究竟獠山有多麼寬，多麼長，周邊有多少里數呢？外頭的各州縣有幾條路可進去呢？他們的風俗習慣及制度如何呢？長毛獠究竟是煞東西這樣子兇蠻可畏呢？這都是我夢裡不忘的未曾解決的幾個問題。到現在這些不決的問題差不多一旦通通給我明白了，這是多麼暢快的一回事呵！現在且把他分條記載下來：

#### A 地勢

1. 獠山在那裡，是怎麼樣的？展開廣西省地圖一看，可見得獠山在廣西之中部而偏於東，七個縣份把牠包圍着，修仁在北方，蒙山在東北，昭平在東方，平南在東南，桂平在正南，武宣在西南，象縣在西方。各縣有各縣的通路，而且不止一條。我們前次由三江墟入，三江墟是桂平縣屬；這次從馬練入，馬練是平南縣屬。在

未到過獠山的人，每每會把獠山理想成一個很簡單的樣子，以為獠山定必是一個極大極大的高山，各村獠人，繞着山一層層一級級的住上去。其實並不如此，獠山祇算得一派山脈，並不是一個孤單單的高山，牠的周圍究竟有幾里，此次未有測量的人材，未能精細測出，但據獠人之所告，便說有五六百里。我曾登那四千五百尺的高峰用很好的望遠鏡看過，祇見一起一伏，煞像大海中的波濤，絕無涯際，的確不算小了。獠人住居，散佈各處，各村相距，遠近不等，但決不是一層層一級級住上去的。

2. 聖堂頂 獠山既是一派山脈，山峰起伏，高低不一，最高的叫做聖堂頂，高約六千餘英尺，次為金秀附近的石崖，高四千五百英尺，又次為羅香附近的石崖，高約三千五百英尺。金秀及羅香的石崖我們都曾到頂上去計算過，最可惜就

是沒法到聖堂頂去。聖堂頂是一個矗立雲際的削壁，雖是晴天也要下午纔可見頂。關於聖堂頂的神話，本來也值得詳細說說，可惜沒這多的空閒時間。據猿人云：“頂上有極大極大的一塊平地，擺起酒來可容二三百席，有一所神廟和一個魚塘，常常有仙佛降臨，所以絕不許凡人踪跡到去。在這如削的峭壁上，固然絕對不能找到一些兒攀登之路，但有時，山麓的居民（猿人），不知如何，忽然有動於心，信步上去，又忽然會找到很平很正的康莊大道，行不數步，即到山頂，見神廟中陳設都麗，貓犬鷄鴨之屬，應有盡有，但屋脊稍有穿漏，桁桷亦微有朽腐，上去的猿人，稍動修葺之念，於是磚瓦木石等應用品物，一一突現眼前。修補之後，肚子飢餓，瞬息間飯菜碗筷又齊齊整整的排列着。夜間睡眠的床帳及其他一切一切，莫不應念而至。工作完竣回家之後，再也找不出

路來”。但我問何時有人到過和誰人到過，個個傜人都不會答復，再多也不過說從前有人到過吧。這一類福隨心至的神話，十足可以表示出傜人那懶惰不振的氣習來。他們又說：“從前李闔王到此被殺，那廟宇就是他的宮殿。”這些話固然一厘證據沒有，甚至李闔王是個甚麼東西他們也一毫不懂得，祇會信口的胡說吧。辛樹幟先生，屢次旅行都抱着突奔猛進精神的，聽了這一席話，不禁動了探險好奇之念，且與那祇知開步走不知向後轉的黃季莊君，都垂涎着那懸崖峭壁上的新奇羊齒，於是決由羅香撥抽小隊，前往探探。除了他們兩位及好動不過的我之外，還有精身飛鳥的江君和引路工人兩名。曉行夜宿，饑殫渴飲，兩日後到山麓的橫村住下。明日，大隊六人向山頂進發，經過林下，森森有鬼氣，蓬蒿沒頂之處，則互相呼應以壯胆，林過密或草過茂者，則

伐木刈草而進。濕林下吸血的山蜂和叢草中殺人的青蛇，使“拚死來”的我們，也不禁爲之着着提防，行路之難，至此既極。至于氣喘汗流，腰酸足痛等等是極小極小事，我們老早不視以爲苦的了。到了四千五百英尺之處，不能更上一層，去峰頂尙約一千七八百英尺。我們雖出盡了智計，鼓盡了餘勇，終底也沒法攀這猿猴不登的削壁，不能看那猿人神話中“一塊極大極大的平地”。辛黃兩位，果然願望大償，得有絕新奇的羊齒十餘種，我不幸極了，引路的猿人玩弄我的鳥槍，失手了，砰然一聲把我小腿打傷，血液噴出，沒法兒祇好將綁腿緊緊的束着，扶着竹杖，忍着痛，一步一步的下山。晨早七時出發，晚上九時歸。歸途月明如水，景物如在大霧中。

我們這次探聖堂頂，一方面固然想採集上頭的生物標本和考察那分佈情

形,同時也想登峰造極,把獠人的迷信打破。當初,那橫村的窩東屢曾忠告我們,叫我們不可做這莽撞的事體,卽那兩個引路的獠人也畏縮着不肯前,祇有我們這不怕天不怕地的莽撞青年,纔不信人們的忠告,不隨引導而退縮,現在弄出禍了,居然予他們以口實,並把他們迷信之心恰反的強固起來。當我閉着雙眼在床上休息時,他們且畏且怯的悄語着,說我犯神明,遭天譴,那真極可憐可笑了。

3. 森林 獠山的森林,都是未經摧殘的處女林,在羅香的林木區最廣最密,但巨材却不多;金秀附近的森林,木材最大,直徑二三尺的簡直不算甚麼一回事。其他如羅運,龍軍,白牛,羅蒙,羅州……等村落附近也都有小林,在此裡比起來雖說小,在未曾見過羅香金秀等大森林的却已足以詫訝不置了。木林之外還有竹林,竹林多在山頂,各村都有,如由羅香

到白牛，必須經過一條竹林小徑，約須一小時有半纔得行完。如果想到高山絕頂，便連小徑都未有，通通攀着竹兒一步一步的跳上去，隨你火也似的太陽，休想射得一點兒進去。竹有彈性，攀着竹兒上山或下山時，十分有趣。只可恨那竹林下的山蛇，咬着人一點不會覺到，等你覺到牠老早已腹大便便，隨你如何的處置了。咬傷之處，血流難止，我們雖有綁腿掩護，但牠却無孔不入而且可以隔着襪子咬的，這真是沒法可想了。

## B. 種族及職業

1. 五種獠人 獠有兩種，一種留長髮而不剃的，一種剃髮的，前種束髮作髻與明裝相近，後種結髮作辮盤于頭上與清裝相近。前種統稱做長毛獠，因髻之不同，再別為寨山，花髻及正獠三種；後種無總名，但因服式不同又別為山子及板獠兩種。至于髻式服式怎樣的的不同呢？這

不是一枝秃筆所能描寫的，所以寧願不說，祇等俟黃季莊君的照片印出來一看便可明瞭。各獠自成村落，並各自有其土地。村落大小不等，日前那獠人告我說大村有六七百人，小村有六七十人，後來以我親自考察之結果，這話殊不確寔。最大的如羅香及金秀兩村也不過二三百人，小村如橫村……等恐怕還不上二十人。

五獠之中，板獠人最多，寨山及正獠次之，花籃又次之，山子最少。寨山正獠及花籃都各自有其一定的土地及村落，子子孫孫，世代相承。板獠及山子完全沒一點土地，祇會向長毛獠租取荒山，開闢後拿來種玉蜀黍或木薯。租得之後，不用人力，不用刀鋤，放一把無情火，將鬱鬱蒼蒼的山嶺，燒成一片焦土。山已燒光，那纔種植，他們祇知收穫，不知填補地力，三四年後便不能再用，於是另租別處再造房子。所以板獠山子，簡直像逐水草而居的民

族一樣，子子孫孫都是窮都是苦。

2. 職業 各種獠人，大都耕種爲業。糧食中以山芋木薯爲主，禾稻供不應求，所以很少見不吃粥的獠人（我簡直未見過）。在金秀白沙及其他許多寨山獠，將其山地之大部拿來種靈香草（或作芥香草）。靈香草曬乾之後，賣與漢人，每百斤值銀二十五六元，漢人轉賣到香港南洋各埠，每百斤值銀七八十元。靈香之外還有冬菇火筍等出產品，這是各獠都有的，在某一時期中，獠人也會因此而有採集忙。冬菇是寄生的一種菌類，獠人之所謂香信木就是那培植冬菇的木材。香信木共有七八種，一概都是產於山中的堅材，春間伐而藏埋於泥土中，三年之後，自生香信（即冬菇），採而乾之，即可應市，每斤值約四元。鮮菌一斤曬乾後祇得一二兩，想得幾個錢，真不容易呵！獠山既多竹，竹筍亦極豐富，秋間，男老幼都背

着麻索織成的筍袋，向竹山前進，一袋袋都裝滿了，纔背返家裏。幼嫩的竹筍，十分甘美可口，簡直非在都市中所能得嘗。他們除拿極少極少的分量供饌之外，大都用火焙乾，製成筍乾，名叫“火筍。”有些大規模的且在山中闢方丈地，用竹蓋成棚廠，裏頭裝置着個大土灶，用竹造成幾張睡床，將採得的竹筍，加以一晝夜的火力焙乾了以便收藏。焙筍的人，徹夜不回家去。據說生筍八斤可得筍乾一斤，每斤價值三毫。採集的勞力，烘焙的柴草，看守的精神，搬運的辛苦，通通給幾毫錢買去！交通不便，那能怪呢？此外，他們也常常到山上去採些藥材，但爲數極少，不得甚麼工作或職業。玉桂也有的，聞說要三十年纔有收獲，收獲結果，每株約值二三元。以那目光如豆，急利如火，懶惰如樹懶，遲鈍如烏龜的猛人，祇想下雨變爲酒，大解變爲飯，盛着就飲，拿着就吃，最好最好連手

也不須伸，足也不須動的，那有這樣的長心來聽候呢？所以可以種玉桂的獠山，種的玉桂却如鳳毛麟角。雖然，像這一類的事情恐怕不止，獠人如此，就那以天之驕子自居的漢人，何嘗不往往犯着這種毛病呢？你看，那一處的山嶺不是光着頭禿着頂的呢？森林不是很有利益的嗎？祇因收利緩，得不到急利人的青睞吧。

以上所述的種種，除耕田之外，與其說是獠人的職業，還不如說是獠人的一種收入吧。我們初到的時候，也曾問過他們把甚麼當做職業來維持生活，他們却矍然不知職業是怎麼樣的一件東西，祇好一笑作罷。獠人做商家的一定不會有，有的祇是漢人。做喃巫先生以及算命擇日書符念咒的，最初的都是漢人，獠人而會這一類把戲的也不少，但通從漢人學來而且並不視作職業。

### C. 生活

這一節是記述獠人的衣食住行和其他一切連帶關係的。還有許多事情或許爲這幾個題目字所不能包含的，但爲利便起見，一併在此記載下去。

1. 服式及裝飾 男子服裝，五獠大概相同，婦女却互有差別。我這裏描寫的祇能盡其大概，必不能予讀者以十分明瞭的印象或推想。獠男衣服，與普通漢族鄉下人一個樣式，對襟，五個或七個布紐扣，三個或四個袋子。平常尙黑色，居喪時穿白色，平常間中也有穿白的，但喪服的縫線却顯露在外面，這與白色常服不同之一點。獠婦呢，在正獠及花籃獠都與西洋女子穿的大反領相近似，腮喉以及前胸之大一部都顯露着，初初看來，總不免有一點詫異，尤其是巍巍然只掩着一點兒的雙乳。衣長過膝，通身沒半個紐扣，只像道士袍般的將左右兩幅疊起，用一條帶子在腰部一束便了事。寨山獠與正

獠不同，她們那種款式與我們通常所謂琵琶襟相像，至於板獠與山子獠的，與正獠婦人的式樣相似。各獠婦的服裝雖異，但亦有相同之點：襠兒男子一律穿長的，婦人一律穿短而且必有一雙脚筒。脚筒是她們一種適應環境的特殊裝置，用來替代綁腿的。筒用布製成，大小長短恰如小腿，套在小腿上，於膝關節稍下之處用索兒束起來。她們要在草莽荆棘叢中做工夫，爲防禦山姪毒蛇及荆棘起見，所以有這種特殊的保護。襠兒一輩子也未有穿過，白天赤着脚做工，夜晚上洗澡之後，有些時還拖着一雙布鞋，是漢人做好賣給她們的，這是不可多見的機會。

從前我既說過，五獠之別，最要的是頭部髻的形式。板獠和山子獠的相差不遠，通通把頭髮盤在頭上用布裹着，只裹布的形式稍有不同，尤其是婦女們。山子獠婦裹頭布的邊緣，有許多用線搓成的

子周圍垂着，板鬚婦的却沒有。正鬚的髻成螺旋形，十足像一個螺壳兒，梳在頭頂的中央，用幾個銀或銅的釘兒，沿着螺旋紋釘上去。花籃鬚的髻兒，據他們自己說便像花籃，在我看來與其說牠像花籃還不如說牠像麵粉作成的麻花，一條條結在一起，位於頭之前部，幾及額際。寨山鬚的頭髻形式本較複雜，但最普通的也作螺旋髻，位於前頭而不位於頭中，與正鬚異。婦人的髻式，正鬚是扁形的，髻上用一個竹籐做成的三角帽兒罩着；寨山鬚的却密密的用布包着，用大大銀簪插着，從來不肯給我們看一看。花籃鬚的自上頭梳下，到額前反捲上去。

鬚人雖不開化，仍然知道有所謂裝飾，大概以頭部裝飾品為最多。除上述釘髻的銀釘以外，還有銀簪，耳環，頸圈，手釧，包頭布等等。平常好用銀簪的首推寨山鬚，如金秀婦人，頭上銀簪至少有七條，每

條重約五錢以至一兩餘。耳環平常戴一副，需要時戴三副，每副重一兩以至一兩五六錢。所以有許多獠婦，尤其是金秀的，環孔被過重的耳環扯裂了，再不能戴，于是用索兒把耳環掛在頭側，這種現象，極為普見。頸圍手釧也都用銀製，大小不等。頭布，差不多是獠男惟一的飾品，色尚白，綉紅花於其上。此外如烟袋，荷包褲帶也弄得有些裝品的氣味。羅運的男子戴耳環的非常之多，當初頗以為怪，其後才知許多村落也依然如此。

他們頭髮有些時梳得很光亮，原來是用豬油梳的！用豬油之多寡，因村落之習慣及貧富之關係而不同，花籃婦人每年用十五六斤，尋常各村則用二三斤。豬油氣味已不好，而她們又不肯洗沐（每年只洗一二次，或全年沒有一次。），臭氣紛騰，中人欲嘔。頭上虱兒不絕地爬動，他們一面捫虱，一面吸煙，怡然自得。

2. 食料 人們慨嘆中國的國民生活還比不上歐美狗的生活，甚至連牛馬的生活也比不上，最多不過如豬的生活罷。在我們的眼光看起來，獠人的生活，雖比不上歐美豬的生活，却可以趕得上中國牛馬的生活，從起居飲食各方面都可以得到證明，尤其是在食的方面。

獠人耕種概以山芋及木薯爲主，禾稻次之，他們並不是不想栽禾稻，祇因山嶺重迴，稍稍平坦而又有流水灌溉的地方，實在不易找得到，他們一切差不多都是靠天然的，你要他用“人”的能力來改良來補救，完全是一件夢想。況且栽稻比栽別的東西更費人力，知足不辱的獠人，只求肚子塞滿了東西便罷，那顧得好吃不好吃。山芋及木薯的生活力都很強，種在山嶺斜坡上，只須把草莽稍稍開闢一下便不須常常灌溉。收穫時山芋祇有母趾般大小，木薯祇有中指般粗細。山芋

煮熟了便可整個的吃，木薯却要經過一番手續。吃木薯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把木薯去皮浸軟之後，加熱蒸透，成了糯米漿糊的形態，用筷子挑着吃；一種將木薯剝皮放在流水漂淨曬乾，舂成粉末，或拿來做糕餅，或和些少糙米混煮成木薯粥。木薯粉做成的糕餅，因混有蔗糖還可以吃得，蒸軟的淨木薯，氣味非常腥臭，簡直嚥不不下去，勉強嚥下去肚裏也不住的作悶。然而也有說牠不大腥臭的，或許是個人的嗜好不同罷。

獠人每天吃三頓，第一次吃木薯粉和米煮成的粥，時間約在早上六時許，吃完之後便到田間，同時却預帶着午餐去。午餐的糙米飯，用樹葉包裹着放在背上的網袋中，吃時並不煮熱，又冷又硬的吞下去。晚上回來吃一頓粥。午飯，差不多是婦女的專利品，因為男子們很少到田間去的，他們在家裏或捫虱而談，或抱小孩

子，午殮只好吃粥，這是猿人男女間最平允的一件事。猿人已視米爲珍品，所以吃木薯粥也不容易的事情，自己未有米而又無錢購買的窮人，除了木薯和山芋之外，並無其他養生品，饑菜更無論了。

板猿與山子猿的食料，與上述的又有所不同，除種禾稻木薯山芋之外，更種植玉蜀黍，而且以此爲主要的食料。玉蜀黍他們稱做包粟，性強健，雖種在乾旱的高山上也可以生長，收穫結果還不錯。包粟的食法和木薯差不多，先搗成粉末，用來煮粥或製糕餅。各種猿人都是每天煮粥一次，煮時用大鍋滿滿煮一鍋，早上吃熱的，以後通通吃冷的。我雖勉強把牠們分做早午晚之殮，其實並不會如是之有規則，隨時都看見他們吃冷粥。早上煮的粥，大概恰可够一天吃，有餘的便多吃一點，以吃完爲止。長毛猿的粥稀薄，板猿的包粟粥濃厚，簡直可以切成一塊一塊，與

其叫做粥還不如叫做軟糕罷。山子猿的粥，聽說是有粥種的，我初時十分疑惑，後來經過許多探問，才曉得所謂“粥種”，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他們有一種迷信，以為把所煮的粥一次吃光便是不吉之兆，所以要留下一點待明日煮粥時一起混下煮着，日日如此，永遠如此，留下的粥便叫做“粥種”。

從猿人“經常的食料”看起來，說他是“專以植物為食之人類”，的確不錯過。雖然，他們間中也有吃肉的機會，如秋冬農閑時，男子們大多數都會狩獵的，紛紛荷槍入山射取鳥獸。在相當的時間，稍稍有錢的人也會到漢人的小墟市中購回一點豬肉。又猿人的曆法完全採自漢俗，當着節令，那富有之家也會宰雞置酒的。婚喪典禮時，更是吃肉的好機會了。他們不特以鳥獸為食，許多甲虫類及蛇蛙等也常常視為美味，在廣東人看起來

本算不得什麼稀奇，所稀奇的便是那泡製的方法：甚麼東西向火裏一燒拿起來便送到口裏去。蛇蛙鳥一律燒熟後把可吃的部分（如四肢胸肉等）首先吃去，以後再裂腹抽腸吃其他部分。至于甲虫蚱蜢等簡直連腸也不抽了。山溪中常有魚，惟不多，難得吃的機會。豆腐固然可到漢人墟市上買回來喫，而獠人也有會製的，但一切原料，仍然購自漢人。蔬菜除了一種菊科植物叫做苦嘿菜的之外，別無他種。鹽油醬油等調味品亦概購自漢人。酒與煙都是獠人所最嗜的，不做工而深居簡出的男子們，把煙酒當做最重要的消遣品。煙概購自漢人，酒亦然，只有木薯酒是自釀的。不特其淡如水，而且帶有酸腥不快的氣味。

照這些情形看起來，說獠人的生活是牛馬的生活，大概不為過吧。

3• 居住      大別說起來，獠人房子

有四種：一種用竹造成的，一種用木或竹木兼用造成的，一種用泥造成的，一種用磚造成的。各種房子，除掉磚造成的稍稍高敞一點，其餘都是十分卑陋。竹房之造法甚簡，砍山上的大竹（杯口大或碗口大的），用籐編結成排，另以巨杉植入地中作柱，將竹排再用大籐纏縛杉柱上。竹排高可五尺餘，寬闊不等，其上最覆竹排以代瓦。此等房子差不多是貧苦的獠人最普通的款式，尤其是山子獠，我們探聖堂頂時經過一個山子獠村叫做“四堂村”的，居民十餘家，所有房子通通用竹編成。木造的房子不甚普通，建造材料，或用木板或用杉皮，或木板杉皮巨竹三種合用，而且多是如此的。各獠村中，這類房子雖不甚多，但每村必有一二家。坭造的房屋最為普通，除了金秀，白沙等富有的村落外，其他村落，最富裕的人家也不外如此。四壁用黃坭舂成圍牆，高五六尺或

六七尺，最高的還帶點鄉下砲樓的款式。磚屋，只于金秀白沙等村見過，別處未有。

建造的材料如此，且說說那佈置情形。大概由大門進去便是一個廳，廳之後爲天階，天階旁有小廊，再上又有一個大廳，廳旁有兩個耳房。耳房或通廚房或通橫屋，這就是最大規模的間格。普通的只有一個廳和兩個耳房，廚房豬房雞柵等在廳側或在耳房側。間格雖常有差異，但有許多條件是一定不易的，如地底一概不用磚或木板鋪墊，下雨之後，雖在大廳也不免泥濘難堪。大廳中央或隅側必有一個火堆，那七八尺長的材木或乾竹不熄地燒燃着，火堆之旁有矮凳三四張，烹茶器一個，水缸或有或無，火堆之上有一條索子從屋頂懸下來，其上繫着幾個樹枝削成的鈎子，滿掛着破衣破布竹帽臭鞋子等物。我們無論到那一家都被拉在矮凳上坐着，一面談一面煮水烹茶。火堆

上未有爐子，把幾塊大小相若的石頭擺成三角或四角形，將鍋兒擱起，縱火其下。談話時無論日夜，都要圍着火堆，夜間爲尤甚，嬌陽如火的時候，我們求涼快之暇，他們好像一點不覺到熱，不是很可怪的麼？廚房中一切器具與漢族鄉下用的大概相似，且都從漢人墟市中購來。最特別的却是燒火的大灶，高尺餘，徑二尺，築土地上成圓形，鍋置頂上，門口頗大，燒火時，把七八尺長的木或竹整條的送入灶口，雖粗如碗長及丈的依例不劈不斷，費的柴薪多而得到的火力少，好在獠山的薪料是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如果在廣州那就不得了。廚房裡面已無窗戶，又無煙突，在平時固然滿牆滿壁掛滿了塵灰穗子，燒火時再加以瀾漫的煙氣和透不出的熱力，情景更覺難堪。他們已習而不覺了，吃粥時一點不覺得熱和悶，處之泰然。尤其是喫酒的男子們，低斟淺酌地

把幾小時的時間消磨在火盤般熱，地獄般黑的廚房中。

4. 交通 輪船，火車，飛機為交通利器，除非不談交通問題，如果談起這問題總脫不了這三種。豬人知識閉塞，完全不曉得這三樣是什麼東西，甚至除了一兩個自命極開通的人物以外，其餘許多許多簡直連船都沒有看過，乘坐更不必說了。有一次有一個豬人送我到平南，看見一個來往梧州江口的輪船經過，他悄悄地問我：“船裏面不是很冷的嗎？”我問他何以見得？他說：“與水這樣的接近呀。”又有一次一個豬人和我到廣州，乘港梧汽船時固然表示出又驚奇又害怕的神態來，比及在廣三火車上，火車隆隆的不絕向前飛進，他嚇得面孔都白了，生怕那隆隆響的東西把他拋在旁邊的稻田上，雙手緊緊的抱着椅靠，雙足實實的踏著車底，眼瞪瞪的看着我，後來他回

到猛山告訴同類說：“有些人坐着一種不大不小嗚嗚叫的東西，勝着風突然在我身邊跑過，那風把我一吹，我正想看時，牠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那人聽了轉來問我，我簡直不會回答他，想了許久許久才曉得是汽車，不禁大笑特笑。觀此情形，嚴格說起來，猛山山裏頭簡直無交通之可言，有之也不外一些千灣萬曲，鳥道羊腸的山路罷了。然而以那十分懶怠的猛人，能够做出怎樣的路道，我們不難一揣即得了。

我們到羅香村那天是五月廿三日，此日以後約一個月當中，沒有一天不受傾盆大雨的打擊，於是每每有“天無一日晴，路無五步平”之嘆。後來天氣放晴了，將羅香村做了全隊的集合點，分隊向各村進發；從前“路無五步平”的羅香村，那時反覺得十分好走，如由羅香村至白牛村，途徑一個三千多尺的高山，徑濶

尺許，怪石巖峻，據說路程只有十五里，走起來至少都要三小時，初時每引爲苦，其後因往羅蒙，往金秀，往聖堂頂等處得來的經驗，才曉得猿山道路之難並不難于攀高山，亦不難於多巖峻，更不難于途徑窄狹，而難於逢蒿沒徑，無路可通，前進時要把雙手環在胸前或剪在背後，縮着肩，灣着頭，將帽子做先鋒，向茂草中亂鑽亂闖。稍不留心便給利如霜的茅草割傷頭面，割傷雙手；足一滑便要滾倒數十步。這還小事，最可怕的還是怕給惡蜂螫着，給毒蛇咬着。辛樹幟，石聲漢，黃季莊各位同伴，那個不吃過惡蜂的大虧，那個不談虎色變？可幸有野蠻的身體來扶助那文明的精神，才能前進不餒。探望聖堂頂那天，引路猿人，不如何的不慎給一條紅腹青蛇微微的刮損了些一手指皮，一些血絲都沒有，而且毫無痛苦，誰料不到二十分鐘已腫到臂上，痛楚不堪，你說危險不危

險啊！如果真正給牠咬着，毒牙脫在傷口裡，還有命嗎？

獠山素多溪水，溪流阻隔的地方，無論深淺，只有涉越，絕少橋樑。山上不修路，水裡不架橋，這種奇特的現象，除掉與漢人墟市來往孔道之外，獠村與獠村間，差不多無處不如此。在實際說起來，在山中開闢馬路，行駛汽車，許多地方還可以做得，退一萬步說，縱不能開路通車，最少也可以將草莽修剪些，將多餘的材木架搭些必不可少的橋樑，時時往來，也可以得到不少的方便。然而計不出此，寧願年年月月，千辛萬苦在草莽叢中像野狸般亂竄亂鑽，不到多遠又要涉水，其懶惰與愚蠢，真不可及也。

5. 迷信 未開化的民族，迷信鬼神和命運之心比較別的份外來得強，這是人所同曉的，獠人是一種不開化的民族，自然不是例外。許多許多的事情，都以

爲冥冥中有神鬼爲之主宰，所以病了不請醫不吃藥，請喃巫先生捉鬼，把病鬼捉去之後，無論病症如何危險，自然馬上痊愈。巫師捉鬼我并沒親自看過，但他們對我說得很詳細，做巫師的燃着香燭之後，一面誦着咒語，一面揮劍作砍殺狀。咒語都用漢字紀錄着背誦得嫻熟的，這種習俗與漢人無甚差異，我思疑或者是從漢人傳進去的也未可知。據獠人自稱除了那“該死的”之外，“不該死的”捉了鬼那病便可霍然若失。究竟誰是該死誰是不該死的，茫茫渺渺中有誰曉得呢？至於死喪婚嫁，無處不求喃巫先生來誦咒，詳細情形，當于下篇補述。

獠人除了拜祖先之外，還拜許多拉拉雜雜的神，他們神廟最覺可笑，祇用四根大柱子植在四方，頂上蓋着竹瓦，前後左右四面都是空洞洞的。偶像呢，更簡陋得可憐，光溜溜的一塊大石頭，一點人工

裝飾都沒有。香爐是土製的，購自漢人，有一次我用鳥槍將一個香爐打破了，才發見牠底下有四個銅錢，以後許多香爐底下也有同樣的發見。那銅錢乃普通市上流通的清朝錢，放在底下有什麼用意，無從而知。金秀的神廟雖比較的可觀些，但仍然不失簡陋的本色。

他們信仰命運之心與信仰鬼神之心，本分不出什麼軒輊。如某甲家中死了幾個人，於是大眾異口同聲的說他命運不好。又如某年由豬把禾田吃得乾淨，把木薯掘個清光，他們連守幾夜都捕他不到，於是不問山豬所以多的原因，也不問看守的勤惰如何，更不會考究那捕不到的緣故，又異口同聲的歸咎到時年不好。至於不好固然是不好了，有什麼方法補救呢？如何能變他做好呢？這一類的問題不特為他們所不能解決，抑亦不能在他們腦子裡發生。

6. 外力 未到過獠山的便以為獠山是一塊水泄不通，封得密密的地方，到了獠山詳細觀察之後，看見那外力的侵入如此厲害，不禁十分驚訝。獠人是一種非常懶惰的民族，時常喊着“有兩碗飯吃便罷，何必多求？”的口號，得過且過，絕不從事於生產。獠山裏頭，工業固提不到，小小的貿易也不會有，因此漢人小小的手工業和貿易却得乘需要而插足其間，龍軍村有鐵匠一名，由平南朋化進入的，遠近各村的武器如獵鎗佩刀及其餘各種應用的鐵器都取給於他，生意尙屬不惡。金秀村有銀匠數名，亦專為遠近各村製造銀飾品。又白沙村有縫衣匠一名，陳姓，廣東人，攜有縫衣機車一架，縫得又好又快，生意更是興旺。其他各村都常常雇請漢人木匠，每天工值二毫，雇主供膳宿。木匠所做的工夫只有兩種，一種做門板，一種做棺材，做別樣東西也有的，不過

很少罷了。獠人會做這些手工業來營生的真是絕無僅有，羅香有一個會做粗糙木工的獠人，他的師傅是漢人，但這獠人絕不賴做木匠為生活。

漢人做小商人挑着貨物來往于獠山及近山墟市的，實繁有徒。芥香竹筍玉桂薯蕷等山貨由山中輸出，食品器具則由墟市輸入。這些漢人都是奸狡無信的，遇着這貪得無厭的獠人，正好各盡其譎詐之能事。又山中產竹甚多，漢人開設紙廠，製竹為紙，發售各處，紙質雖劣，產額尚多。

天主教的傳播，開說始於三四十年前，現時各村進教的獠人頗衆，教堂亦有數所，雖說十分卑陋不中看，但總可以表示出傳播的勢力來。

7. 其他 獠人只有語言而無文字，五獠語言雖各有不同，但因要與外人交接，所以許多都懂得廣州話或客家話。

文字概用漢文，近日在羅香村且聯合起來請一個漢人做教師，教授那十多個出類拔萃的小孩子，從前未有教師時，却是輾轉傳授的。獠人自己無幣制自不消說，彼此往來概用銅錢，銅仙，小洋三種。小洋只用廣東省造的銀毫，廣西省的銀毫及一切的紙票都不通用，廣東毫洋也只限于民國元年至十一年間所鑄造的，十一年以後的概不通用，原因不可得知，曆法概依漢人，做田的也照着節令來定他工作。

烟草和酒雖是獠人特殊而必不可少的嗜好品，但賭博和鴉片原來不見於獠山，而後來竟拜漢人之賜把這害人滅種的東西傳播入去。各處獠村，因染到這些嗜好而至傾家蕩產的，時有所聞，足見烟賭之爲物，雖愛財如命的獠人，明白知道是險，終不免自投到死窟中去，引誘的魔力，一何偉大！獠人尊長也會禁止子弟

習染煙賭，所以在獠村中很不容易看見聚賭及開燈。只有羅運一家姓趙的，原籍廣西容縣，不知如何竟作世外桃源之想，舉家遷入獠山。遷入時除帶了一架坭礮供獠人磨穀之外，更帶入煙槍烟燈及各種賭具供獠人消遣，獠人因消遣而把生命財產消遣了的，前後不知多少。煙賭之害，無論獠漢，想亦同有斯感矣。

### 1) 能力

1. 利用自然 [這裡所謂能力，乃包含智和體力兩方面的。獠人智力最足稱述的便是“利用自然”，住的食的用的無一不取之自然，毫未加以人工的製造，這原來也可說是他們未開化不會精製。關於這一類的事情，在生活裡頭，我也曾稍稍說及一二，現在不妨最說幾宗。狩獵爲獠人所擅長，鐵沙火藥都購自漢人，但盛火藥載鐵沙的東西，往往用山豬蹄黃麋陽囊水牛角等物，懸在腰際，于利用

之中而帶些紀念的意思。捕魚時應用網叉鈎等器具之外，更會搗爛醉魚草來毒魚，詳細情形下篇最說。這兩宗都是很小小的事。比較可觀的便是水車，利用溪流的力量，不費人工，不燒煤炭，把溪水抽到田上去，終年不息。又能利用流水舂米，但這都是廣西各地所常用的，或許是獠人模仿漢人製造出來的吧。捕鳥捕獸，或用陷阱，或用套索，或用網結，也都異常巧妙，是否模倣，不可得考。

獠山地方雖說是溪水縱橫，但如果要像普通鄉下人一担一担的挑着來用，休說懶惰的獠人沒這耐心，而且上山下嶺，也大大的感着困苦。朦朧昧昧的獠人，竟能如大都市一般的安設自來水管來解決這難題，這是多麼可怪的一件事！自來水管之設置，創自何人，始於何時，皆無可究詰，歷代沿用，經已多年。裝置之法，先擇長竹無數，徑可三寸，剖而為二，去其裡

節，用 Y 形樹枝架起，離地三四尺或五六尺。這竹管一枝一枝的啣接着，遠者連綿達數里，末端透入廚房水缸中，首端安在地勢較高的山溪急流裡，山溪急流向下衝瀉時，把水緣着竹管一直流到安置者的廚房水缸中，一天到晚的流着真是用之不竭了。這種自來水管固是無限的方便，但因露着天，沙塵木葉小虫之類常常拋在水裡，又因不事洗刷，管側滿着青苔，衛生上恐怕不甚妥當。裝置一次之後，除了有時把脫軌的接合着之外，三四年中不須更換。全峯各村，用水之取給，無不如此，如果跑到村落間水源地方一看，真是水管交錯，密如蛛網呵！

2. 體力 人們每每說的，精神要文明，身體要野蠻。峯人呢，却恰得其反，精神既不文明，身體又不野蠻。所以說到峯人的體力，簡直又好笑，又可憐，無論中少年，那一個不臉蒼蒼而眼垂垂的？精神

已委靡，做事亦份外緩慢。大家同是換植物標本，漢族的工人，總要比獠族的工人快三分之一，這不是他們故意慢慢的。就是他們做自己的事也如此，甚至吃一餐粥也要細咀慢嚼的吃一兩個鐘頭。獠人自稱善走山路，怕走平路，我到平南撈取藥物那一次，有四個獠人護送着出去，差不多到平南時有一段十分寬敞而平坦的大馬路，長約十七八里，我見那幾個所謂年青力壯的獠人，走得十二分的吃力，我一面行一面要聽候他們，肚子裏已是不不少的氣憤，到了平南，他們圍攏着我在街市上走，平南人都指手劃腳，吱吱唧唧的說我是“獠頭”，那時笑也不是惱也不是，那四個疲於走路的獠人，却嘻嘻哈哈的笑起來了。平路呢，他們不常走，固然覺得很辛苦，走得很吃力，但是他們是山居的人了，走山路時應該比“走慣了平路”的我們要快幾十百倍才對，其實

何嘗如此，我們平時出外採集，因路徑不熟，必請一個引路人，我們跳溪越澗奔馳上下時，引路人那裡趕得上？因此常常要坐着聽候他，最是一件不快意的事體。他們回到村中，還要半訝詫半埋怨地說我們跑得太Ling（快也），累得他趕得氣都接不上，這不是大大的笑話？探聖堂頂回來那天，我雖傷了小腿，但因綁腿束得緊，依然像沒事一樣，走到白牛與羅香的半路上，陰雲四罩，大雨近在眉睫，於是辛黃兩位發足狂奔，我也隨着他倆風馳電駛的向羅香進發，回到廂中，洗過澡，換過衣，吃過午餐，引路猿人才嬌嬌娜娜的來到，走慣山路和走慣平路的人，何以會得到相反的結果呢？我們所以比他們走得快捷，並不是我們有特殊的能力和訓練，祇因他們身體太不行吧。雖然，如果把灣腰拱背的老學究送到猿山去，他或者真會感覺到他們本領的確卓絕也未可知咧。

獠人體力雖是不足，但射獵一道，因有特殊的需要和訓練，倒也頗有可觀。所用的槍械，完全是原始時代的款式，即我們俗話叫做“火繩槍”的。火繩槍百數十年前，在我國也曾發生過很大的勢力，現在已無踪無影的消滅下去，誰知在獠山裡面還是十分的盛行。比火繩槍稍稍進步的還有“大吸槍”，但獠人說他消費大而不好用，所以很少用牠。這一類的槍械，運用不便，射擊距離短，殺傷能力弱，而獠人能用牠射飛鳥，射黃鸞，射山豬，的確不能不算是他們一種技能。八九歲以至十一二歲的小孩子就會用槍，用槍之唯一目的就是射獵供食，所以他們家裡常常用紅紙寫着“袍槍發鳥”四個黑字貼在壁上。以獠人這般頹唐的體魄而有這般尙武的精神，也可聊以告慰了。

我常常和辛樹幟先生談及中國人與歐美人的體魄問題，他在北極考察得

很詳細的，他說瑞典那威的人長得如何修偉，如何豐滿，於是令我感覺到那又短又瘦又小又弱的中國人種，很有改良之必要，因問他這瘦弱短小的原因。他說道瘦弱短小之原因，是由於營養不足，營養不足，由於飲食不精。祇就中國本部來說，北方人就比南方人高大些，因北方人吃麥，南方人吃稻，麥含的營養分較稻為多的緣故。如果想改良中國人的體魄，須要提倡肉食，同時又切戒那濶人豪客式無節度的過食。食肉主旨，在精不在多，祇求生理上的養生，並不求習慣上的果腹。現在我們把猿人做研究資料，很可以把這原理証得十分確切而明顯。猿人是“吃植物為生的動物”我從前在生活一節裡，不曾說過嗎？就是所吃的植物中，却連稍有養料的植物如荳麥之類都沒得吃，養料從何而來？加以猿人是帶有鴉鶻類性質的，一雄多雌，視為常事，且且而伐，鐵

也會斷，況乎沒有養料滋養的肉體？安得不衰弱呢？安得不面蒼蒼而眼垂垂呢？做事如何做得敏捷呢？跑路如何跑得快當呢？他們只會嗟嘆着沒錢買肉吃，却不會求個根本的解決法，山中豐草長林，要畜牧那處不是很好的牧場！他們養的耕牛，常常不收回家裡任隨他在山上吃宿的，然而養得又肥又壯。如果他們肯稍稍把燒烟喝酒找女人的時間抽一點出來養牛養羊，不特自己吃不了，出口量恐怕也很會引起人的注意罷！

我們未進獠山以前，那憑空設想紙上談兵的先生們，對我們說了不少可怕的話頭，說得獠山如何危險，獠人如何兇悍，身軀如何強壯，性質如何勤苦，收入如何富庶，此外更盛讚着那獠刀如何犀利，獠砲如何精準，像煞有個事似的，不是我們拚命的來，恐怕也是趙趙不前的了！進入之後，才曉得所謂險阻，兇悍，強壯，勤苦，

富庶,犀利,精準一類話頭,沒一句不是騙小孩子的,“百聞不如一見”,真正不錯啊!

## 中篇 制度

在文明社會中，制度自然很周密，獠人是一種未開化的民族，如果把他們的制度同文明社會來比較，不消說便覺到他們簡陋到可笑，但如果拿來做研究的資料却也未嘗不可。

### A. 村主

1. 產生 獠人之所謂村主，即漢人之所謂村董或村長，獠語稱之曰“*Ng-arng-Chu*”。村主之產生，依歷來習慣都由村人推舉之。推舉之時，村人麕集一堂，各人把心目中村主的名字說出，如果人人都說某甲好，某甲馬上便是村主，如果十人中有八人說好兩人說不好，兩人的意思，不能發生効力，依照八人的意思決定。如果十人中有六人說好，四人說不好，四人的意思，就有相當的影響，於是大家再議論一回，如果四人仍堅執反對，乃把前

事作罷，再提出其他名字。我問他：“假使屢次提出都不能成功時將怎麼辦？”他說決不會有這樣的一回事。我亦相信他們決不會有的。我又問他：“推舉之前，那想做村主的會不會用各種方法向村人運動？”他們說決不會有的，但這事情我却不能担保。村主年齡不限，長幼；但有兩個條件：第一要多認得幾個字（漢字），第二要會說幾句話。原來各種蠻人都本是有語言而無文字的，應用的文字一概借用漢文。語言呢，五蠻亦不相通，差異程度，遠近不等，相見時概用“平話”（他們稱廣州話為平話）。做村主的責任，對外要代表本村，對內要排解糾紛，所以他應用文字及口才的機會特多。如羅香村村主姓趙，他為人雖有一些狡猾能力，但筆兒却十分的來不得，不知如何會做到村主。他因一切事情都不會理，那才請他那位上門的假姊丈做太上村主，他自家

却推家務忙，一天到晚在家抱小孩子。

2. 職權 推定村主之後，並無其他儀式，一閑作鳥獸散。如果村人有什麼爭執，他便可以執行其調解或判斷的職權，如果被判者不服處理，仍可邀請評議員數人再行談判。如果服從村主之處理而且認為公平圓滿者，往往有多少酬金或禮物送給他，不送，亦不索取。村主為終身制，不傳襲，無薪金，每村一或二人。

兩村之間，因私人問題而發生重大交涉者亦常有之。如甲村之某甲與乙村之某乙或因田地，或因水道，或因債務而發生膠轕，繼而發生紛爭，苟為私人所不能了，乃各請該村村主來談判，談判時，所有費用，概歸兩方訴訟者負擔。如果愈弄愈大，不可收拾，往往會引起兩村武力的鬥爭，如數十年前，羅香和羅運也曾演過這些把戲。事情弄大了，兩村村主不能解決，乃延請全寨各村村主來評論，一切費

用，兩村負擔。如果再不服判，乃招集全寨人衆，殺豬備酒來評論，一切費用，完全由負者方面負擔。這一次爲最後一次的評判，誰都不敢反對；在負者方面，因此而全村破產者亦有之，所以到了相當的程度，無論曲直，再也不想嘗試這最後一次的評判了。

## B. 分配

1. 土地與山林 這分配兩字只就山林田地及家中財產而言。寨人的山林田地也如漢人一般，貧富之間，相差甚遠。板寨及山子寨，簡直一寸地都未有，東奔西跑的向人租賃。最初的時候，那絕無主宰，任人剗取的山地，究竟如何會弄這樣的不平均呢？抑或當時是很平均，後來因勤惰及買賣關係而弄到彼厚此薄呢？我向多方探問，絕得不到一些結果。然而寨山裡面買賣田地却是很平常的事。譬如羅鄉的村主趙某，他父親生時曾在羅

運買了好些田地，所以他承襲父蔭，每年都到羅運收取租穀，這事情我曾親眼看見的。至于板獠及山子獠所以無地可耕，無林可採的理由，我地曾探問過幾次，多數是不會答覆的，其中有三數個比較聰明而識見稍廣的，才告一點傳聞給我聽。他說許久許久的從前，山地未經開闢，土質肥沃，那時山子獠板獠等等專種玉蜀黍，收穫時每株可得三四穗，長約七八寸，因有這些特殊的容易，所以他們對於山谷中可以栽稻的田地，一概棄置不顧。況且栽稻必須用牛，用牛則牛糞污穢可厭，種玉蜀黍祇須一把火及下種的工夫便够了；這山瘠了不可用，另找別的，當時也不會想到要佔領着為將來子孫計。誰知棄置的地方通通給長毛獠收下，於是那開山闢嶺，只顧目前不顧來日的板獠和山子反要向長毛獠租賃山田了。我問他：“以板獠那第一多的人口，第一梟悍的

性情，爲什麼不會向其他富有的別寨侵掠？”他說：“他們雖是多人，雖是梟悍，但因分散各處，又無資財，所以不敢做這冒險的事情。”

2. 節制生育 因爲提起山林田地之分配，我乘便說說寨山裡面一種駭人聽聞的習俗。長毛寨雖說有田有山，但田的面積很小，種植那可食的產物也不多，尋常之家，多要向山外的思旺，馬練等漢人墟市購買米糧，因此在懶惰成性的寨人心目中，他們不知用開天闢地，一勞永逸的精神把地方弄得好好，終日憂心忡忡只慮着人口太多，不能養活。于是生育兒女之數目，往往視他所有田地能養活幾人爲定衡。到了相當數目以後，所生的兒女，一概把他扼殺拋在山谷中，聞說連臭也不會臭的便不知去向了。在文明或不甚文明的社會中，雖然免不了墮胎或殺女孩的习惯，但絕未曾聽過這千篇

一律習而不覺的殘惡行爲。

3. 析產及養老 家產之均分，親生子與招贅的女婿同等看待。出嫁女兒無均產權，有女無子的，招贅入來的各個女婿亦一律平等，不分軒輊。祇有金秀的習俗最爲稀奇，家產之全體由長男或長婿（贅婿）承襲，弟妹最多也不過有飯吃罷。但他們所謂長男或長女，並不見得一定是長的，因爲他們更有一種奇習，凡婚後第一次所產的胎兒，多半殺掉，因爲他們那半是半非的血統觀念還強，男女間防範甚密，第一次產生的胎兒，恐怕是來歷不明，而且帶有幾分“不知誰是父”的危險，爲正本清源計，所以毅然作此巨大的犧牲。

對於養老一問題，他們也有適當的方法，如果祇有一個兒子或只有一個贅婿的，他當然負養老的完全責任。如果有兩個兒子或贅婿的，便把這責任分開來

担負，或父或母各養一個。如果有兩個以上的兒子或贅婿的，便用輪值的方法，但兩個以上的兒子，大概不會有的，若有，也寄存在閻王殿裡了。

### C 僱工及租借

1. 雇工與互助 這裡所謂雇工及互助，專就獠人與獠人之關係來說，獠漢間之關係，從前已經說過。平時獠人因自食其力，所以用不着請人幫忙，但如果自己做不了的時候，那才出資僱請。開山闢地的，每人每日工資一角，膳食三餐由僱主供給。看起來似乎工值很低，誰知連這低工值的工作，平時也不易找得到。我們初到獠山時，不熟箇中低細，請人烘紙及換紙等等清閑的工作，他們都要四毫錢，膳食由他們自理，當時還以為索取不苛，現在才明白他們拿我們當豬了。雖然，他們的狡猾正多哩，這些小事算得什麼？五六月間割禾的時節，男工每日值穀五

斤，女工四斤，插禾時，男女工同爲四斤，但那揮牛犁田的却多要一斤。其實獠男身體及工作，都遠不及獠婦，還要重男輕女，不太可怪嗎？有些時候爲工作便利起見，也有互相幫助，不取酬值的，如三月插秧時，往往有今天甲乙助丙，明天乙丙助甲，後天甲丙助乙。幫助工作時，早餐各人自備，午餐晚餐由被助者供給。他們建房子，差不多都利用這一點，八九月間農事既畢，暇刻甚多，如果某甲要建房子，通知一鄰，便三三五五，挑泥伐木，再僱幾個漢人坭水匠，馬上便動起手來。有些用竹做的簡陋房子，簡直連坭水匠都不要，更是快當了。做工的雖沒工資，却得到三餐吃。漢人對獠人，雖大多數抱着侵略主義，但受雇於獠人而替他們作工的却也不少。羅香村村主趙某家裡有一個漢族工人，年紀只有十八九歲，每日工作同他們一般的自上午六時至下午六時，（本來他們

無所謂上午幾時下午幾時，祇知日出與日落罷了。)每餐所吃，與他們一般的幾碗冷粥，全年工資十八元，苦不苦呢？有一次，他病了，沒人理他，沒藥醫他，肚子餓了想找飯吃亦不可得，於是對我訴了一番苦楚。問他爲甚不另覓枝椽，他喟然慨嘆地說再無機會到別處找工做，這真是可憐啊！

奴隸制度，本爲未開化或半開化民族所常有的，在獠山却絕對未有。

2. 山林田地之租賃 獠山的林木，界限本來很嚴的，如某甲的山林，他人不能大規模的伐取，但却不禁樵薪。在別處或許會引起很大的糾紛，在此却一點不會，因爲那林木密得很，斬伐作薪，是於林木無損的。樵薪雖不禁，種植却不許，如想種植，便要租賃。種稻的田地，有時也可以租。那田地往往因天氣地位等關係而有一造田兩造田之區別。一造田每年祇

收穫一次，兩造田每年收穫兩次。他們對於田地的計量，並不說幾頃幾畝而說幾担種或幾十斤種。譬如一塊地方可以播種三十斤的，這塊地方就叫做三十斤種；可以播一百斤的，就叫做一担種。在一担種的田地，如果是兩造的，每年租穀八百至一千斤，一造的四百至五百斤，這差不多是一定不易之例。又譬如甲有田地而無力量，或有力而懶得耕，乙有力量而無田地時，甲乙兩人可合作起來，甲出田地及穀種，乙出人力及耕牛耕具，將來收穫之結果，無論多少，甲乙平分。

3. 借貸 不知是真是假，聞說有一位經濟學者對於“怎樣叫做人？”這一問題的答覆是：“人類是能將財產借貸與人而收回利息的動物”一句話。生活簡陋如猿人，居然也有這麼一回事，那位學者的話真不錯。租賃田地，納還租資，自然與那借貸而收利息的定義不會衝

突，現在更把他們相互間借錢的情形說一說。

在聽慣了週息三厘，年息六厘的銀行中人，或重利聚財的鄉下守財奴，更與及九出十三歸的廣州市典押商人，若果知道嶺山裡面的借貸及利息有這樣可驚的情況，他們一定連祖墳都賣掉掙錢入山來做生意。在別的地方，利息利稍稍重些，便很易惹起人們的譁聲，在嶺山却一點不要緊。他們利息簿中，絕對不能找出一個厘字。最廉的三分息，平常四分息，緊急時五分或六分息，借穀一律加五償還。我國社會上，重利盤剝的也有，但總有人咒罵他，怨恨他，這裡不特不會咒罵或怨恨重利盤剝的賊人，還感激他的幫助，馴伏之性，真不可及呵！

#### D. 兩性關係

這一點記載，包含他門男女間的社交，婚姻制度及儀式等等，說起來又麻煩

又瑣碎而且很易疏漏，現在祇能記其大概。

### 1. 社交

(甲) 不畏羞的女子 獠山各獠，男女間的鴻溝並不如漢人之甚，談話嬉笑來往都很自由，因為他們無所謂束縛，更無所謂禮教。女子對於男子一點畏縮的氣象都沒有，如我們初到羅香時，男子固然虎視着這一班新到的怪東西，婦女們無論老的，幼的，中年的，青年的，也一羣一羣很羣落地跑來看。又如我們往探聖堂頂時，在山麓橫浦村一個獠人家裡住下，我們吃飯時，男子在我們背後參看大典的固然不少，婦人女子也是很多，罐頭肉吃完了留下空罐子放在棹上，婦女們風也日似的拾在手上用手指蘸着餘汁不歇地送到口裡去，吮得十分有味，而且發出咄咄的聲音。如果他們同都市的女子一般的假正大，那決不會做出這天

真爛漫的事情來。日前辛先生和黃季莊君到平林村時，住在姓明的家裡，不一刻，全村都遍知來了這兩個怪人，時已入夜，男男女女都持着火把來看。男子呢，紛叟着和辛黃兩個談笑，婦女呢，一字兒排在廳側，目不轉瞬的飽看着。一個男子持着火把要回家了，隨着他來的婦女們也簇擁着一起回去，到了夜半才跑個清光。這幾樁事實，是拿來証明貉人男女間鴻溝之不深，而女子無論對他們自己人和對外來人一般的絕不差澀。此外還有兩宗近于笑話的証據，一並順手寫寫。我們寓居的後側小山的麓下，有一個用竹圍成的洗澡地方，方約一丈，如果有人站在半山時便可把竹圍內的東西看得清清楚楚。有一天，石聲漢君一早出去採植物，下午五時才返，肚子也不醫，滿滿盛了一大桶水，急急到竹圍內去洗澡。他正在細磨細擦，興高彩烈之時，忽聽見嗚嗚唧唧的

笑語聲，不禁有些怪詭，舉頭一望，只見兩個十七八歲，袒胸露乳的猛女，站在半山，睨着入浴的人兒，指手劃腳的笑着。他本來胆小不經嚇的，這一嚇非同小可，連忙穿起褲子抱着裡衣，三步兩腳跑進來，不曉得的還以為他受了甚麼打擊。又猛山的山溪本來很清澈而涼快的，我們雖不是臭男子，但因工作忙而流汗多，實在也有一點不好的氣味，所以一到黃昏停止工作的時候，不怕冷的相率到山溪洗澡去。有一次，我和何椿年梁福泰兩個，拖着木屐，扶着竹杖，赤着膊，將毛巾及乾淨的裡衣褲纏在頸際，還拿着一點加波力規，一步一步向谷底的山溪走去。不一刻到了溪邊，找着好石頭把東西擱下，脫得赤條條的大洗特洗。我們因鑑于石君的打擊，又因工作上的關係，來時已經黃昏，估料再也不會有人經過此地。不一刻，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婦人，挑着一捆柴，離溪

頗遠的走過，走過的時候，因為離得遠，我們却不大理會她，依然洗我的澡。大約兩三分鐘後，不知如何的舉頭一望，見山徑上大樹後有一個掩掩映映動着的黑影，原來却是剛才那少婦在那裏窺探，只好背着面不理她。

有了這兩次的窺浴，在許多人看起來，每以為嵯山的男女一定非常野蠻淫亂，隨時隨地可以交媾，事實上並不如此，他們奇奇怪怪的極方便的習俗還多得很，用不着如許慌忙。她們所以屢次窺浴，不外受着好奇心的驅使，鑑賞鑑賞這溼漉漉白條吧。

(乙) 到山上捉魚去 此外還有許多事情值得記載的，就是他們男女間究竟有什麼交際的機會。我們探聖堂頂那一次，途經羅運，聞說明天全村男女要到大河捉魚去，景像煞是熱鬧。我們的時日雖是黃金似的，但這千載一時的機

會也不肯輕易失去，於是決心地在羅運停留一日。明天一早便見許多男男婦婦大小老幼都準備東西似的，東一張，西一望，但始終未見準備到甚麼。再一刻，婦人家砍到醉魚草，野桃（即毒魚木）等植物，一束束裝着挑向大河去，同時却帶着一個八寸高五寸寬二寸橫竹製的魚籃和一個直徑五寸深四寸的撈魚小網。有些簡直草也不挑，籃也不帶，網也不拿，空着手走去。男子呢，除了魚籃之外，再帶魚叉一枝，魚叉用鉄做成，鑲着一枝小竹竿。鉄叉有三小枝，每小枝有一個倒鈎，鉄做的部分長約二寸許，除掉長約一寸的柄，有鈎的叉枝只有一寸多長，每枝相距約四分，那麼算起叉的橫度來只有一寸。在我們看起來雖覺其小，如果給海外軒渠錄中所記載的小人國的人拿到去，恐怕也要像鑿兒一樣用幾十人扛着走哩。鑿叉的竹竿長約五六尺，粗細僅如中指，拿

着實在不穩重。我們受好奇心所感，所以也準備了幾壺水隨着去。看他們所謂“大河捉魚。”走了一里多路，便見溪流，水深及膝，其明如鏡，天氣頗熱，得到這清涼的流水衝擊一下，十分有趣。沿溪行約二三里，見着一羣羣的獠人，男女老幼聚集在溪邊的碎石灘上，掘開碎石成淺穴，把醉魚草等物堆入穴中，男男女女都手持着杯口來粗的樹枝，向草堆中一下一下的舂着。有些年紀太小不會工作的只望溪邊呆看。聞說無論會不會工作，只要有一個人到場，將來捕畢的結果，他依例可以均分一份，所以坐在溪邊不會做工的小孩子，也不見得比會做工的成人少。他們一面舂着，一面高聲喊着，看見我們到去，認識我們的便爭着和我們談話，問長問短，神宇中表示出一些很高傲的樣子，以為我們同他談話，是極榮幸的一回事，大可誇示儕輩似的。不認識我們的，停着

手，睜着眼，呆呆的看。我是好動的，跑到他們隊伍中，借着一根大木，依樣的舂幾下，他們歡呼之聲大作，黃季莊君又攝了一張相，他們更是歡呼着。舂了好一會，午餐時候到了，于是將預帶的飯包解開，一堆堆散在碎石灘上大吃大嚼。吃了好一會，吃完了，才把那破爛的簍，網，叉，等應用物品一件件的慢慢修補一回，懶洋洋的把舂碎的草藥一點一點的推下水去。于是我才明白他們之所謂“大河，”原來是深可及膝，淺可沒履的山溪！推藥入水時，婦人家通通跑到堤岸上的田基背面站着，聞說女人看見一定不大吉利的。又當那藥草未完全推入水中的時候，禁止一切人先到水中去，聞說這也于他們有所妨礙。費百數十人之力，推了好一會纔把一點兒舂碎的藥草推到水中去，于是婦女們孩子們趕先的沿着溪邊小路走，男子們却多數踏着溪水去。我們只想看

捕魚不想自家捉魚的，所以從小路走去。愈行愈高，離溪愈遠，比及行到半山，去溪流已有十六七丈的光景，當下心裡十分狐疑：“魚在水裡，捉魚的爲何跑到山上來？”於是再不隨着他們走山路，乃從山上再跑到溪流中，且涉着水，順着流，一路走，一路看。辛忙終去而視爲大典的“大河捉魚”，在理應該如何努力，誰知捧魚叉的男子們，仍一釐不減那懶洋洋的姿態，慢慢的走。毒壞的魚，浮在水面，有些他們看不見，看見的一叉投去，中的丟在篋子裡，不中，不要牠。十叉只有二三叉中，流失的魚實在不少。若果有魚網，最少也可以多得一半，然而那拿魚網的婦女們，遠在半山，大有鞭長莫及之概。于此，不禁笑那男子們笨氣太重，魚叉之別一端若果多裝一個魚網，不很方便嗎？至于他們不肯下苦捉魚的原因，我後來才曉得。橫豎捉得多與捉得少的都要平等地均分，那

麼誰不想偷懶，誰不想惜力？在他們心目中，還以那下苦的努力的爲櫻子哩。

這一次大河捉魚，到晚上九時才回家，每人得魚十兩。我們四個人，赤着手，絕不預備捕捉的，但看見水面的死魚可惜，又想下水玩玩，索性帶着鞋襪衣裳去捉，費了一點多鐘便得到四五斤，比較有魚簍，拿魚叉，持魚網的人們，相去千里！這不是我們有特別的本領能把一小時許的工作與他們一天的工作來比擬，不過我們做得認真，他們做得隨意罷。然而醉翁之意不在乎酒而在乎山水之間，他們捉魚的目的大概還不真正在魚而在乘此機會作大規模的社交。就服飾上來說，男子與平常一樣，婦女却整潔了好些，說話時也好像比平時活潑了一點。又聞說再等兩天更有比這規模還大的捉魚，全體十餘村，有三四百人，那時女子穿新衣裳，把所有的銀飾通通戴上，依然拿着魚網

背着魚簍在岸上站着做樣子，簡直連水都不肯下去了。可惜我們不能久留，未得一廣眼界。這些因利乘便的交際，在大都會中也常有的，甚麼紀念會，歡迎會，同鄉會不是差不多的嗎？

(丙)殺羊歌舞 金秀猶還有一種值得記載的風俗。離村五六里地方有一個四千五六百尺高的高山，山巔石崖上有很大的山羊，秋冬農暇時，一班獵人喊着獵狗到山頂，他們各自守着路口。山羊給獵犬追着向山下跑，獵者纔放槍射牠。射得之後，殺得干淨，把皮製成六七寸高四五寸徑的小鼓，把肉煮得熱騰騰，開大大的歡宴會。那時男女老幼都來到圍着大嚼狂飲。歡宴中，擊着羊皮鼓，男子持着油紙做的花扇，拚命的且舞且歌。女子却只會看不會動，這與生物學上“性的選擇”的原則相吻合。據說他們跳舞方式，有一定的師傅教授，男人個個都

會的。

(丁) 喪葬與交際 喪葬本屬悲哀事，然而獠人利用之而作社交機會的寔在不少。利用機會的並非當事人，却是一班弔喪的來客。有一次，白牛村死了一個人，我原來跑去考察喪禮的，無意中發現了這個法則：婦女們跑來看誦經，男子們乘機與她攀談說笑，夜已過半，纔各散去。不明白的人，或許會責他們不開化，不應在這悲哀愁慘的環境中幹這快樂歡娛的兩性交際，那知里爲冠蓋，門成鄒魯的闊人家裏，父親死了，兒子雇人代他做佛事，一切都可以隨意一點，祇有念經的尼姑，年齡要找輕的，喉音要找清脆的，尤其是面孔要找漂亮的，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的孝子，帶着一班狐羣狗黨，評頭品足地巡哨，這不較獠人更不開化嗎？

唱山歌也是獠人男女交際的一種利器，秋冬農閑，在山林中唱着情歌，彼唱

此和煞是有趣。可惜我只聽人傳說，不曾親自聽過，所以不能詳細記述。情歌已由石聲漢君出盡種種方法徵得數十首，編爲正猿舞歌。

## 2. 婚姻

(甲)三種的婚姻制度 猿人的婚姻制度有三種，一種完全盲婚，一種半自由，一種絕對自由。完全盲婚的以羅香村爲最多，或許是最接近漢人而受漢族感化最深的緣故。孩兒女兒，老早由父母代訂了婚，到了相當時間那才結合。其結果往往有很好的一方和很不好的一方結成一對，或者很成長的一方和很幼稚的一方湊在一起。譬如我們寓東趙村主的兒子，年紀十五歲，身長二尺七八，體已瘦削，又復蹙了一雙腳，走路時東搖西擺，煞像紙做的小芻靈給風吹着一樣。他那位夫人，却大大不同，突起的雙峯比他腦袋還大，裸露的臂膀比他腿兒還粗，身材

有四尺多長，體側橫度比他胸部寬度還來得大，走路時糾糾桓桓的氣概，大有古來俠土豪客之風。更加上一面一頭的疙疸，來勢更是可怕。試問以這樣岸岸然的女丈夫和狗虱般的小孩子那裏配得上？如果選擇自由，她決不會選到年齡身體兩不相稱的他的！然而羅香也有半自由或絕對自由的，結果總是比較的可看。如替我們烘紙的工人叫做亞立，年幾只有二十歲，面孔長得比較清秀，他的妻子是兩方同意得來的，所以年齡身材面孔倒還相稱。所謂半自由的婚姻，須先得男女兩方同意，或他們先有了關係非結合不可的時候，那纔訂婚。訂婚第一件手續，要把兩造的生辰月日送給擇日算命的糊塗虫核算過，看他倆相生不相生配合不配合。大概合的多不合的少。這一層手續，盲婚的更看得重要。其中有些不採用算核年庚的糞村，却另外用一種問卜的方

法來決定，法于訂婚那天釀兩壘酒，到相當時間揭開來試，如可成酒便主大吉，不成者不吉。至於絕對自由的婚姻，只須兩方同意，馬上便可結合，全峯之中以這種制度為最普通。

算甲子這一種迷信，恐怕是漢人傳進去的。有甚麼證據呢？第一，越是盲婚的越重視這一回事，而盲婚的大都是門庭比較宏大而與漢人接觸最常的。其次，峯人已無文字，更無曆法，那裡知道什麼子丑寅卯？如果不從漢人傳入，更從何處傳入？其三，擇日算命的糊塗虫，多數為漢人，羅香村峯人趙某雖然也會，後來我仔細問他，纔曉得他也是從漢人學來的。峯人感受漢族同化的事實正多，算命擇日不過其中之一種罷。

(乙)同姓通婚 峯山裏面，近親結婚固然算不得甚麼，就是同姓結婚也視作平平無奇。當初我不曉得這個情

形，見有一個姓趙的小孩子叫別一個姓趙的做舅父，覺得十分奇怪，後來問他老婆也是姓趙的，末了纔知道他們同姓可以通婚。近親結婚很易得到不良的結果，這是遺傳學上有說明的，在獠山裡頭可以得到很多的例証。他們小孩子五官不整，四肢不全的不曉得有多少。如我們房東有一女二子，女兒眼珠瞎的，兒子雙足跛的，都是先天賜與并非疾病造成的，幼子才三歲，將來變成怎樣還說不定。獠人種族之所以不振，除了養料不足，色慾過度之外，近親結婚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丙) 上門 上門也是獠人婚姻制度中一種很可注意的風俗，獠話叫做“*Sau-Keng*”換一句話說，上門就是男子嫁女子，女子娶男子的意思，與外間的招贅一樣。譬如某甲有女而無子，或有女而不願她出嫁時，可于附近或較遠的村落中找出那多餘的男子來做女婿，但他

們却不叫做女婿，直搥了當的叫做“上門的兒子。”上門的兒子如果與岳丈同姓時固然不消說得，如果不同姓時，便要跟岳丈的姓。做上門兒子的，多數是多餘的男子，或因自己興趣大濃而願上門的却也不少。如羅香村有個姓趙的，年逾知命，兒孫繞膝，但不知如何會老興勃發起來，不甘落伍似的跑去白牛盤家上門做新女婿，好不笑煞人！一個男子而上三四個門口的，算不得是奇事，因此而有一身數姓的怪人。又因上門的結果，每每會把家族血統完全混亂。如我們房東他姊姊招到一個姓盤的做丈夫，姓盤的立即改爲姓趙了，後來他姊姊死了，那原來姓盤的趙某另娶一個妻子，他的趙姓却依然不改，依然與我們房東認爲兄弟，表面上關係雖是如此，血統上老早一點關係沒有了。

3. 冶遊 冶遊差不多是獠人兩

性關係中一件最奇特的風俗，如果不是  
獠人自己說出來的，我決不敢信牠是事  
實。他們無禮節之拘束，無尊長之防閑，祇  
要大家情意相投，馬上就可以結合。未曾  
結婚或已結而離婚的固然可以明修棧  
道，已結婚而不能再娶的也不妨暗渡陳  
倉。原來一夫多妻之制，未必各獠皆然，如  
寨山獠表面上是絕對一夫一妻的制度，  
寧可暗地裡肆情的鬼混，同時他們鬼混  
的厲害，亦遠非別獠所能及。他們婚姻是  
絕對自由的，一言不合，便可拆散，據金秀  
人自己說的，無論那一個男女都曾經兩  
次以上的結婚。所以結婚之初，並不宴客，  
一直等過四五年生過一兩個小孩子之  
後，看看大概不會再離，那才置酒敘會，補  
行慶祝。他們離合之所以這般容易，多半  
由於冶遊風盛。我們採集隊在金秀也曾  
作過兩週的勾留，夕陽西下時，男男女女  
一簇簇在村外田野間遊玩着，談笑着。夜

深時，村前村後發出嗚嗚的呼嘯聲，徹夜不休，始初以爲是什麼野獸嗚鳴，提着槍要出去捕射，後來那村主才吃吃的笑着，說是他們男女野合約會的呼聲。

冶遊之風固極盛于金秀，其他各村也都不讓其專美，如羅香村，受漢人譎詐的陶冶已深，關於他們男女間的關係，從不肯對我們說一句寔話。後來用盡多少方法，把一個與我們做工的獠人買得非常相熟，探聖堂頂那一次挈着同走，途中用酒把他灌醉，慢慢地一件一件的問他，他亦以受寵若驚，感恩圖報，而且遠適異地，不虞走漏風聲，便一宗宗一件件的告訴我們。他說羅香雖比不到金秀的明目張胆，但偷約私會仍然絕不爲怪。相約已定，便于夜闌人靜時到村外田寮或半山筍廠中成其好事，鷄鳴乃返。我問那女人的原夫和男人的原婦，肯聽從他們的妻子和丈夫這樣徹夜不歸嗎？他說：“肯當

然是不肯，不過他們不曉得吧。男子呢，不是說去探親便說去打獵。女子呢，不是說回母家便說去探姊妹，然而母家和姊妹都明白的，如果他的丈夫真要來詢問，她們也會裝假造謊的斷然承認她女兒或姊妹到過她處。

他們稱冶遊叫做“*Dong*”，我問他們普通每月要“*Dong*”幾次，他說多者十餘次，少者四五次，他自己年將半百，色念已衰，所以只有四五次，我聽了真忍俊不禁了，四十多歲的人，除了應付家中燒火婆（貉人稱妻子叫做燒火婆）之外，還要“*Dong*”幾次，而且還視爲不多，不大大的可怪嗎？我問他的燒火婆有沒有回娘家或到姊妹家去，他說有的。我說：“你那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呢？”他說：“一定是真的。”但沒有方法可以証明她不假。我問他：“譬如你去“*Dong*”的時候，你的燒火婆不是也可以因利乘便嗎？”

他說：“不會的！”但也沒方法可以証明她不會。以我看起來，這一種危險，決難避免，不過“各得其所”隨隨便便的罷了。

4·易妻 他除告訴我這冶遊的情形之外，還告訴我一件易妻的怪事。我們廂東的姊丈是上門的兒子，跟着岳父姓趙，前妻死了，再到那歷村娶一個回來，他和同村另一個姓趙的很要好，時常酒酒食食地來往。他和另一個趙某，是易妻而宿的，趙某常常往他妻子房裡度夜，他亦常常到趙某妻子房中度夜，兩個中有一個到別處去時，留下的一個便到來替補其缺，慰伊人的岑寂，但自己的却不免荒疎了。如是者前後數年，從來不曾爭鬧過口角過，真是難能可貴了。易妻之事，猛人雖不引以為怪，但也不是常有，易時祇要男子兩方協定，女子無有不允的。每屆節令，做男子的便要買些豬肉燒酒送到對方的妻子那邊去，有錢的還可以送一

點零用錢。爲朋友而傾家蕩產犧牲生命的人，史冊中不知載有多少，友情之重，當無以過，但絕不聞有易妻者，則獠人之重視友情，或且較史冊上的前人爲尤甚了！

5. 羅運好姑娘 俗語說得好，各地有各地的風光。金秀和羅香的情形已如上述，不妨再把羅運的風光說一說。羅運之于獠山，和澳門之于廣東差不多，鴉片賭博固可把獠人的生命財產都消遣了，還有一種“皆大歡喜”的滋味，使遠近的人都盡興而返。羅運與羅香雖同屬于正獠，但風俗習慣却迥有差別，羅運之自由，也遠非別處所能比擬。他們結婚之後，男子對於女子雖可以打可以罵，但却不禁她另覓所歡。他們的配偶，本來也是情投意合馬上就可同居的，但久則生厭，于是各尋別路，男子另尋覓女子，女子另尋覓男子，而原來婚姻依然存在，不必解除，夫妻之間，各不相涉。晚上門戶洞開，不

須關閉，有男人來找妻子時，做丈夫的到別處去；有女人來找丈夫時，做妻子到別處去。天高之後，夫婦都在屋裡齊集，各司其事，婦人家去斬柴餵豬弄飯再到田上去，男子也隨便到田上去照料照料，或在家裡抱小孩子。別村的獠人來到羅運，如果有相熟的也可照樣的幹下去，絕無彼此之分，所以獠山中有幾句俚歌很可以表示出來，那歌道：“白牛好茶葉，金秀好荅香，平林好玉桂，羅運好姑娘。”羅運姑娘之所以好，並不是份外長得漂亮，不過很可以使人盡興，所以馳名遠近罷。我們房東的姊丈，住在羅香，距羅運甚遠，有時興之所至，竟不憚關山之苦，不辭千里之勞，一往勾留，旬日始返，這是我們所知道的。

6.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花藍獠  
有一個叫做羅丹村的，田畝及風景都很有可觀，我們也曾抽隊去過一次，寓在一

個獠人的家裡，他除一妻一子之外還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寡母。有一朝早上看見一個老翁從他寡母房裡跑去來，平常也見那老翁和他寡母很相好，初到時不便動問，後來細細打聽才曉得那老翁是木村無妻室的鰥夫。花籃習俗，鰥夫寡婦可以同居無禁，明明白白的來，一點不用掩飾，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聖人之政，被及化外了。

7. 離婚 合則留不合則去，獠族婚姻制度，大有這種決絕的精神。他們結合已然很自由，離散也自很容易，祇要一方提出，無有不成功的。在平林村，平常男女相守，片刻不離，但如果某方提出離異時，須請村中父老來評判，在他們原口定例，男子提出時，補回女子三百元，女子提出時，補回男子三百二十元。但現在却情變勢遷，舊例失却効力了，無論那一方面提出離異，對方必以補回“禾也”（讀

若 Va ) 爲要求。一個“禾也”就是一握禾所佔的田地的面積。他們田地是不肯輕易給人的，於是折地作銀，每一“禾也”折銀一元。男子提出離異時，女子每每要求補回三百或四百“禾也，”女子提出時，最多也不過補回七八十“禾也。”給男子便可；據說因爲女子要替男子做苦工，而佔有田畝的又少，所以不能與男子補償一樣多，于斤斤爲利之中，而仍存些少怨道。被離一方已提出補償，各位父老纔揣度情勢爲之判決。羅香離婚的雖比較的少，如果提出也須補償，但無一定之規率。至于有子女的那子女屬誰，誰就要補償與對方。

## 下篇 儀節

金秀獠人見到人開首就脛着眼“喂！”的厲聲喝一喝，不知者往往給他嚇煞。又黃季莊君到金秀時一雙近視眼鏡突然被那多事的獠人劈頭搶去。這樣看起來，以為他們真是山蠻得很。其實並不山蠻，不過舉動粗燥些罷。平常見到我們，無論那一村的獠人，都是很和霽而且頗知禮貌的。至於婚喪禮節，也還值得說說。

### A 婚禮

這節本可與前婚姻一節合併的，但為清楚起見，分別敘述之。

獠人婚禮，繁簡不等，最簡單的莫如金秀，合意的同居起來，別無其他禮節。稍複雜的便算平林，男女之間，看是誰想誰，那“想者”便使人到“被想者”家裏去求婚，這是一種形式，求無不允，因為他們倆老早已說妥了的。身銀有兩種，一

種四兩二錢，一種八兩二錢，看身分及門第來定奪。但現時已一律通行八兩二錢的了。該銀由媒人送到“嫁者”的家裡。這一種定例，無論嫁男嫁女，一樣有效。再由算命先生擇定日期（大約多在冬季），“嫁者”家裡將“嫁的人”用幾個陪送人由媒人帶引到“娶者”家裡去。陪人幾個，須與“娶者”家裡預商，如果來得太多，他們或因破費大而至於不承認的。至於請誰吃酒，這是媒人的權限，由媒人指定後，“娶者”乃設法招請，前前後後，共吃四餐。凡到去吃酒的人都算“肉親，”吃完之後還享有一斤豬肉的權利。吃完走了，不特毫不客氣地挽着一斤豬肉昂昂然去，而且還要用秤稱過，看看有無短少，短少一點，補足為止，此真猛人之所以為猛人了。“嫁者”的父母，索回豬肉二十斤，稱為“肉腿。”

羅香婚禮與平林無甚差別，也依例

叫媒人去說說，隨便找件首飾作定物，謝媒銀四毫及豬肉二斤，于事成後送上。那件訂婚的首飾，于完婚之前數日用銅錢一百二十文，鷄一個，豬肉一塊，白酒二三斤由媒人帶去贖回。身價銀二十兩，送與嫁者父母的“禮肉”一百三十斤，送與嫁者祖父母的“哺乳肉”十二斤，“哺乳銀”一兩二錢，通通于迎娶之前由媒人送到嫁者家裡去。嫁者若是男子，以後的手續便極簡單，若是女子，又較繁瑣。新娘由男家派一個人迎接着，和女家陪人若干個，徒步來男家，裝束自然要客氣一點，如果相距太遠一天走不到的，可預早來到，借別人家裡暫住。新娘依着擇定的吉辰，昂昂然入新郎家門，目中無人地直跑入房裡去，絕不禮拜任何尊長或在座的來賓。當新娘還未到家時，新郎早從後門出去聽候，跟隨着新娘由前門入，到了客廳，再不隨新娘入房裡，只站在房側，等

那喃巫先生向着神樓喃完了咒語便對着神樓拜幾拜。新娘來時是有親舅隨着來的，新娘入房裡，他們也入房裡，等到新郎拜完神樓之後，新舅出來，大家陪着他飲。新舅最少四個，最多八個或十個，每個新舅都有一個陪客陪着，相對而坐，新郎敬酒一巡之後，新舅與陪客，各施展出那驚人的食量來，風捲殘雲摧枯拉朽地把十碗菜肅清了，那才道謝而去。新舅多少，定婚時已由媒人預早約定，不得毀約，男家每欲其少，女家每欲其多，往往因此而引起很大的爭論，大概不外“想少給人吃一份”和“想多吃人一份”的關係吧。獠人重利，計及錙銖，即如禮肉哺乳肉等也要由媒人背着大秤到嫁者家裡去較秤，其瑣碎可知了。

#### B. 喪禮

獠人最不會說有系統的話，尤其是關於禮節一方面。從前我費了許多日舌

纔把婚禮一項問到有點明瞭，想再問喪禮，簡直不知從何說起，說起來也很難連貫得下。不意忽然有了一個天外飛來的機會，白牛村死了一個人，我祇好冒着淋雨，跑幾十里的山路去看看。那人既死了，照理也要早早殮好才對，但他生前未曾做下棺材，搖山是買不到棺材的，一直等到第三天下午才入棺，屍體擁腫，臭氣紛騰，棺材木料已薄，又無桐油灰糊縫，所以入棺之後，臭仍不減，我受着求知心的驅使，不能不冒臭入去，但睡覺時却不能不另找一個地方。孝堂並沒怎樣的佈置，棺下點一盞油燈，孝子就在棺旁草堆中坐臥。孝子服式，改用白色，縫線露在外面，束白頭巾，佩刀，負背囊，穿草鞋，狀如遠征。經堂或另覓地方，或附設在孝堂內，懸着一幅菩薩的圖像，全幅共有菩薩三十餘個，都作道教裝束，或拿刀，或捧劍，或持玉如意，或托紫金盃，或有多手，或有多眼，或大

頭，或長頸，或豬耳，或牛鼻，奇形怪狀，不一而足，據說是猿人自己繪的，至其用意如何，始源何處，皆不可考。圖像之下有一偶像，高七八寸，偶像之前有一香爐，爐上除香燭之外更于左右插短鐵劍兩把，木朝笏一枝。又另有奏疏一通，正中寫着：“十方慈悲救苦天尊”幾個字，左右兩側分書着“錢馬”“回奉”兩字。這奏疏放在香爐之前。

那天的喃巫先生有五個，一個是寓東的兄弟，一個是寓東的姊丈，這都是從羅香請來的，一個是寓東姊丈的姊丈，在白牛住居的，其他兩個雖認到我，我却不認到他，但又不能問他。香燭都齊備了，點好了，由寓東兄弟敲着小鼓，嗒嗒的響起來，五人成半月形的排開，正中的穿雜色半臂道袍，頭戴道士帽，再束頭巾，唸唸啞啞的念經，不到幾句，于是有坐下去的，有站在枱邊的，有跑到別處去的，只留得穿

道袍的一個站在枱前，對正畫像。然而他也一手執着旱烟桿，一面喃，一面吸，有一個不曉得那裡拿到一個餅兒，拚命的大嚼大咬，口裡還不住嚙嚙蘇蘇的念，這真是一幅很好的活動影片了！他們的經卷，通通寫着漢字，都是些鄙鄙俚俚的七言詩，我最記得的便是：“山中自有千年樹，世上難逢百歲人”兩句。他們本來要背誦熟了才敢上壇的，但有時突然忘記了，大家頓然不會出聲，寓東的兄弟是一個多才多智的人，搔着後頭，恨恨地罵一句：“*Diu-na-ma* 又忘記了，”於是急急翻着抄本看一看。說時遲，那時快，他剛剛一着，靈機觸發，連忙開喉念下去，那時還用斜眼瞷我一眼，看我有沒有注意到“那開喉的就是他”。我報之以一笑，他就非常歡喜，非常賣力，聲音分外來高，但聲音越高，越像宰牛時發出來的掙扎聲，越是不可入耳。喃了好一回，把疏焚化，又轉到

別一張枱的面前去。這枱是拜奉天神的，並無圖像，亦無偶像，大碗盛米，上插香燭，另外又有酒三杯，茶一杯，米粉絲半杯，驚堂木一方。穿道袍的先生念到相當時間，把驚堂木在枱上一拍，轟的一聲，響徹屋瓦。此時除却瑟瑟小鼓之外，還加上鏡鈸聲，小鑼聲，大鑼聲，音韻紛雜。不一刻，穿道袍的又持着朝笏到懸圖像的那枱的前面去，對着圖像喃喃的念，那時孝子自存堂奔出，伏在巫師之後，巫師前後鞠躬凡三次，孝子又奔入孝堂中去。稍停五六分鐘，穿道袍的又改穿紅袍，背上有白色大圓圈五個，其餘四人，依然穿着便衣，一面喃一面步入孝堂，在棺材的後方站定，鏡鈸鑼鼓之聲如前，穿紅袍的忽而持旛，忽而持劍，忽而進前，忽而退後，用左脚向左方劃圓三次，蹬地三次，用右脚向右方劃圓三次，蹬地三次，將劍揮舞一回，將旛在孝子身上振盪一回，那才完事，步出孝堂，

樂器息聲。他們誦經是有一定音調的，用簡譜表示出來，可有兩種，循環唱着。

$$1 \ 3 \ 2 \ - \ / \ 1 \ 1 \ 2 \ 3 \ / \ 1 \ - \ \frac{6}{\cdot} \ - \ /$$

$$3 \ 3 \ 2 \ - \ / \ 5 \ 3 \ 2 \ 3 \ / \ 1 \ - \ \frac{6}{\cdot} \ - \ //$$

以上述的是超渡那晚所見的情形，翌日即扛到山上去埋葬，昔年用火葬，近今已有土葬的了。末了，那到喪的人，於送葬之後，還再回到喪家，繼續享其飽餐一頓，慢飲三杯的權利，這種權利，謠叫人做“吃葷腐。”

### 尾 聲

這一次在謠山逗留兩月，最大的目的，在採集動植物標本。我負着採鳥的責任，採鳥之外，暇刻很少，對於觀察方面已不能臻於愜密，文字上更是糊裏糊塗的記載下去，毫無系統的。不過，因為眼見耳聞奇奇怪怪的事情如是之多，如果不作記載，不特無以供同好，甚至連自己也想

不出來，不是很可惜嗎？至所記載的雖失于瑣碎，但看起來總可以約畧明瞭，嶺山是甚麼東西，獠人是怎麼樣一個民族，決不至如傳說的那樣兇猛，那樣野蠻，那樣可怕呀！

至于獠人的始源問題，我們決不能以後漢書西南夷傳上一個槃瓠的故事爲滿足（杜氏通典已非之），亦決非我們看一看走一走便可解決的，一方面固然要在我國地理誌，縣誌，史書上考求，最要緊的還是利用科學方法測量他們的頭骨，試驗他們的腦力，再把各方面的結果攙合起來作精密的比較。我希望國內的人類學家，心理學家，民俗學家，史學家，地理學家共同起來，對於這個問題，作透闢而確切之研究。

# 跋語

顧頡剛

本校生物學系教授辛樹幟先生，助教石聲漢，任國榮，黃季莊諸先生，于今年五，六，七，首尾三個月中，到廣西中部的貓山採集動植物標本，他們住過寨山猿的金秀，花藍猿的羅丹，正猿的羅香，羅運諸村落。他們在沒頂蓬蒿之中鑽着走，在滿山的竹子之中攀緣着走，在惡蜂，山蛭，毒蛇的巢穴中搏擊着走。他們得着動植物標本二萬件。這真是一件大功績！

但他們對於學問的熱心和勇氣使他們不只在生物學上開一新紀錄爲足，還要在民族學和方言學上開一新紀錄。他們在白天採集動植物，在昏暗的燈光下又做採集歌謠，標注方音和訪問風俗的工作。回校之後，任國榮先生便詳詳細細寫出一篇「貓山兩月視察記，」石聲

漢先生也把『正猿歌集』和『甲子歌』整理完工，黃季莊先生又將搜集到的風俗物品數十件依着猿民的種族分成三組，都送給本所。我們接受了這一大宗的新材料，真是說不盡的快樂和感謝。從此以後，我們這個語言歷史研究所中又開了一方新園地了！

現在，我們更把這許多新材料彙集起來，在本所週刊中出個『廣西猿山調查專號』

凡是讀過這個專號的人，應當知道：這只是辛先生們這次調查的餘緒，時期也僅有兩個月，但他們的成績已有這麼多，可見世界上有走不完的道路，只要你有熱心和毅力，遍地的黃金珠玉正等待你去俯首拾取。你妒忌他們的滿載而歸嗎？你只須問問自己有沒有在蓬蒿裏鑽，在惡蜂毒蛇裏搏着走的勇氣？如果沒有，你便不能妒忌。如果有的，你也不必妒忌。

我們中山大學設在廣州，對於西南諸省的民族研究寔有不可辭的責任。這一方面，情形太複雜了，從前人也太不注意了！到了現在，我們方知道這是研究學問的一個大寶藏，於是這一副千斤担子就壓到我們的肩上了！我們秉承着時代給付的責任，願意出力去幹，但是一件事情決不是幾個人做得好的，現在需要用經費呢，人才呢，都在那裡？於是我們覺得，這還不是我們正式工作的時候，而是我們作宣傳運動的時候。宣傳運動的方法怎樣？是喊出這個名辭，是指出這條道路。宣傳運動的目的是什麼？是激起人們的注意，是養成社會的意識，只要一般人懂得這方面的重要了，對於這方面有些好奇心了，我們就可得到許多攻錯的同志和收受到許多無形中的助力。因為這樣，所以今年春間出了一個『西南民族研究專號』，在大眾前揭出一個題目使得

### III

他們可以向這一方面看一眼，知道天地間有所謂『西南民族』也者，知道在學問界中有所謂『西南民族研究』的一回事也者。

以前我們知道的獠民的事太渺茫了，常把他們想像得過分的野蠻與強悍，就把我來說，我以前看了『八排探獠記談』（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第二卷第十七期）很相信以下的一段話。

排與排，洞與洞，平時各不相忤；惟每年必會獵一次，揚威耀武，殘殺甚慘。勝敵者取其首置之於神廟以示祭；擣其肉體，臘之于石窰，以供食。故全山獠衆歷久不增。其汰弱留強，並弭人患之法乎？

因為我相信這段話，所以在我的思想中，這歷年汰弱留強的結果竟使獠民成了銅筋鐵骨的蠻犬了。其實豈但我如

此，就是板猿于金秀的觀念也未嘗不如  
此。任先生觀察記中說：

據板猿說，此外還有一種長  
毛猿，叫做金秀銀秀的，……  
性質兇蠻，做皇帝的動輒宰  
人以為樂。我們叫他介紹前  
往，他把舌頭伸出縮不進去，  
肩尖聳到耳朵一樣高，表示  
出十分可怕可畏的樣子來。

但這一次辛先生們居然到這個被  
板猿稱為『性質兇蠻』的金秀去了。他  
們有什麼兇蠻呢？他們有沒有皇帝呢？他  
們有沒有『宰人以為樂』的事呢？這一  
年一次大會獵和吃人肉的事有沒有聽  
過他們說起呢？豈但沒這樣，而且是：

說到猿民的身體，簡直……  
可憐。無論中年少年，那一個  
不臉蒼而眼垂垂的？精神已  
委靡，做事亦分外緩慢。大家

同是換植物標本，漢族的工人總要比獠族的工人快三分之一……我們出外採集，因路徑不熟，必請一個引路人。我們跳溪越澗，奔馳上下時，引路人那裏趕得上！（觀察記，生活能力）

因為事實上有這樣的衝突，所以在任先生說得痛快：

我們來進獠山以前，那憑空設想，紙上談兵的先生們，對我們說了不少的可怕的話頭，說得獠山如何險阻，獠人如何兇悍，身軀如何強壯，性質如何勤苦，收入如何富庶；此外更盛讚着獠刀如何犀利，獠砲如何精準，像煞有介事似的。不是我們拚命的來，恐怕也雲霧起不前的了！進

入之後，才曉得所謂險阻，兇悍，強壯，勤苦，富庶，犀利，精準一類話頭，沒一句不是騙小孩子的。『百聞不如一見，』真正不錯啊！（觀察記同上）

這幾句話，不僅拆穿了猛山的神秘，而且給與我們一個拆穿別的神秘的暗示。你對於許多古人傳下來的神秘懷疑嗎？只要你着力的幹，它的威嚴便消失了，它的真相透露出來，原來只是『沒有一句不是騙小孩子的』！

這一篇短短的雜紀，曾經顧劭剛先生拿到中大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第四十六四十七兩期合刊裡面發表的，現在把它印成單行小本子，希望可以得到許多閱者的教正。

一九二九，一月，廿八日 著者附誌

民鐸印刷公司

